

论伽达默尔实践诠释学中的“一体性”概念

王 骏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伽达默尔的“一体性”的概念表达了其实践诠释学思想,作为实践诠释学的核心概念,探讨“Solidarität”概念的词源学含义,分析其内在涵盖的三个层面及“一体性”概念的理论现实意义,可从根本上把握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观,并以“一体性”概念为线索,厘清伽达默尔实践诠释学的思想脉络。

[关键词]一体性;善的智慧;生活世界;存在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5)03-0080-05

Analysis on Core Concept of “Solidarität” from Gadamer’s Practical Hermeneutics

WANG Ju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Gadamer had expressed his idea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by the concept of “Solidarität”. As its core concept, Gadamer discussed etymology sources of “Solidarität”, and then analyzed its inner three aspects meaning, as well as the theoretical meaning and realistic meaning for the concept of “Solidarität”. Then, it good for us to grasp gadamer’s practical philosophy fundamentally, and understand the gadamer’s thought of practical hermeneutics clearly through the concept of “Solidarität” as its clue.

Key words: Solidarität; The wisdom of good; The life world; existence

伽达默尔将解释作为理解的外在形式(语言和概念),并纳入到诠释学的中心位置上来。伽达默尔说:“被浪漫主义诠释学推到边缘的理解的历史运动表现了适合于历史意识的诠释学探究的真正中心问题。”^{[1]401}因此,实践问题乃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中心,而作为其实践思想前提的“一体性”概念的提出,则奠定了伽达默尔的实践诠释学的基石。作为伽达默尔实践诠释学的核心概念,其意义十分重大,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现实方面,都深刻体现了伽达默尔诠释学在当今哲学领域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的进步思想。

— “一体性”概念的词源学含义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观是“通过一体性(Solidarität)这样的概念而表达出来的,所谓一体性乃固有之存在”。^{[2]2}“Solidarität”在现实中具有两层意思:一是具有相同信念和目标的团结之人;二是基于团结感和拥护感,彼此之间建立相互支持。因此,“Solidarität”一词亦作为“团结”之意。在伽达默尔看来,“当我们谈到团结(solidarisch)时,它……的拉丁文原意是 Solidum(坚实,固定),Solidum 在另一个词——Sold(报酬,钱)也扮演着某种

收稿日期:2014-06-30

基金项目: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重点项目(2014yxs117zd)

作者简介:王 骏(1990-),男,安徽池州人,安徽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西方诠释学。

角色。Solidum 的意思是:Sold 不能作为伪币,它必须是真正的钱。作为一个词来讲,Sold 在意思上必须同时兼顾真实与可靠。”^[3]而进一步从其所包含的前缀 sol 所表达的意义来看,则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理解之“一”

Sol 在拉丁语中有“太阳”之意,o 表示太阳,s 和 l 分别表示太阳的强光和太阳的弱光,而太阳是唯一的,因此 sol 有“单一、独一无二”之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一”并非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多样的“一”。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中,此“一”非终极之“一”,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伽达默尔之“一”体现在理解过程之中。每一次理解都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视域融合,即由“多”向“一”的转化。每一个“一”都是与以往不用的,是超越的、进步的“一”。由此看出,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思想不仅仅合理发挥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中的“一”与“多”、“动”与“静”等要素,而且更加注重人类的现实生活,立足于历史,关心存在本身,区别与传统形而上学,这种外面的形而上学其内核乃是更加贴近人类生活世界,“一”的理念揭示的同时是一种实践诠释学思想。另外,从历史演化的层面上来看,当诠释学由神圣文本转向世俗文本之时,同时预示着由“神思”转向了“人思”,即从不变的“一”转变为变化的“一”。在对神圣文本的诠释中,仅凭上帝之言,且上帝作为无时间性的永恒的存在,其语言的意义也是固定且自明的。在斐洛在对圣经的诠释过程中引入隐喻的方法之前,理解的过程乃是倾听上帝独白的过程,刻在德尔斐神庙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恰是对那一时期诠释思想的最好说明,人类应该认识到自身的渺小,在至高至上的诸神及上帝面前,人类的一切行为和生活方式都遵循诸神及上帝的旨意。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产生了人们的信仰矛盾,比如《新约》与《旧约》中对于人类的错误是惩罚还是宽容,耶和華和耶稣有不同的见解。为此,斐洛引入了隐喻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化解人们信仰的矛盾。无论是“多”到“一”的转变还是不变之“一”到变化之“一”的转变,可见诠释学已经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活,以一种更加贴近普通人的方式,依据人类现实生活形式及道德准则作出

调整和规范,因而理解便要求一种真实的生活世界。

(二)理解之“真”

Sol 取太阳之意也暗指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理念世界乃是真实世界,因此 sol 具有“理念、真实”的意思。在真实世界之中,人类所认识的便是理念本身,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自由选择,所遵循的乃是道德规律。人类不受必然性的约束,因此行为本事便是原因,人类可以通过自由意志直通真理。在柏拉图所谓的真实世界中,“真实者是仅能被理性和思考所把握,用眼睛是看不见的”。^{[4]298}这是一个理念的世界,完全由理性所把握的世界,但是对于伽达默尔来说,生活世界才是更加真实的世界,对现实的思考,从而达到对存在的把握。人类过度依赖理性的力量,使得人类根本忘记了自身存在。传统形而上学用理性的力量思考存在者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求,对存在的思考以及对生活世界的反思才是真的真实世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从中世纪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成为人类主宰世界的有力武器,近代科学技术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在享受理性带来的美好生活时,早已将自身存在抛之脑后。人类理性的无度扩张进一步演变为军备竞赛、环境污染、核武战争等一系列后果。因此,伽达默尔在其实践诠释学思想中运用“一体性”概念,这确是被科学理性所蒙蔽时代的一剂清醒剂。人类作为团结一致的共同存在,理应审视自身,从生活世界中反观自身,从而达到一种“至善”的实践智慧。“一方面,真正的社会理性和社会存在必须符合人的真正存在,要为人 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人又总是处于生活之中,总是以某种社会理性和共同价值目标为指导自己的行为,并作为自己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与根据。”^[5]人类同自身所处的世界乃是一体的,伽达默尔所要批判的正是这一点,理解的发生被限定在主体范围之内,人类对自身及生活的理解,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也是更好的理解的前提。无视自身及其所处的生活世界,便会像苏格拉底的申辩中的原告们那样,因超越自身的理解而成为一种无知。人类在自身和生活世界的一体性的理解中,才能作出合理的行动选择,使得理解性的对话不断趋向于“善”。

(三)理解之“善”

Sol 在表示太阳时,同时有“善”之意,柏拉图说道:“它的确就是一切事物中一切正确者和美者的原因,就是可见世界中创造光和光源者,在可理知世界中它本身就是真理和理性和决定性源泉。”^{[4]279}当灵魂由黑暗上升至光明时,也就是能看到太阳本身时,灵魂便有了“善”,于是便进入了一个真实的、理念的世界。柏拉图认为灵魂应当上升至“善”的高度,追求一种“善”的智慧,这种“善”的智慧并非来源于外在的教育手段,而是来源于一种反省。在柏拉图那里,知识本属于灵魂,而“善”的智慧处于能够发掘潜在的知识,并使人作出一种合理的选择,这种合理性是私人的或是公共的。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这种“善”的智慧被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的智慧。伽达默尔则借以诠释学来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但伽达默尔的实践诠释学显得更为贴近生活本身,“对现象的概略性解释帮助道德意识达到对于自身的清晰性”。^{[1]406}也就是对生活世界的反思能够达到对于自身的明晰性,也就是拥有了“善”的智慧。这种“善”不仅基于人类一体性,也使得理解更具有“说服力”。在这种以“一体性”为前提的实践诠释学中,人类能够意识到作为自身的合理存在。因此,人类可以合理化及规范化自己的选择及行为,在“善”的伦理价值的引导下,人类趋向于一种共同的美好的生活。这种价值本体论诠释学,不仅仅是人类维持自身存在的必然要求,更是为了今后更好发展的根本需要。“一体性”正提供了可供现实参考的价值标准,当然这不是诸神和上帝的时代僵化的“一”,而是如今在实践智慧引领包含着变化的“一体性”。

二 “一体性”概念的内涵

伽达默尔通过对“一体性”的诠释揭示了蕴含于他的哲学诠释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逻各斯等问题,并借助“一体性”概念从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其实践诠释学思想,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看“一体性”概念的内涵。

(一)从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来看

在伽达默尔之前的浪漫主义诠释学时期,理解与解释尚处于对立阶段,施莱尔马赫区分了理解与

解释,认为“解释总是一种语言的表达,是语言以文字、言谈以及躯体动作公开地表达出来;而理解则可在语言和非语言的心理层次上实现,它停留在主体的内部,运思体会地完成对意义的领悟。”^[6]狄尔泰同样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的这一诠释学思想,提出了“我们说明自然,我们理解精神”的经典诠释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将理解与解释完全对立化,并将精神科学从自然科学之中分离出来。但由此带来的弊端则是理解的主观性与解释的客观性形成了诠释学的张力,使得在理解的过程中极容易带有相对主义倾向,而在解释过程中又带有客观主义倾向。但完全从科学方法论的客观角度来解释对象又不可能实现,因为“只要此在作为其所是的东西而存在,它就总处在抛掷状态中而且被卷入常人的非本真状态的旋涡中”。^[7]伽达默尔则认为“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1]313}由此,伽达默尔将理解与解释内在地进行统一诠释了“一体性”的概念。其进步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将解释作为理解的外在形式,语言问题因而回归诠释学中心。伽达默尔提出了诠释学的应用问题,而理解作为一种反思性实践和解释作为一种技术性实践表明了伽达默尔将两种实践统一的思想。在伽达默尔之前的一般方法论诠释学家们,将理解作为解释的铺垫,为的是重构作者原意。其二,理解与解释的统一是为了限定精神科学的范围,施莱尔马赫与狄尔泰,虽有心为精神科学证明,但在方法论问题上却未能摆脱自然科学的枷锁。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的导言中就已经说明:“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对真理的经验。”^{[1]17-18}伽达默尔将理解与解释的统一,并将解释作为理解的表现形式,关于这一点,在中国传统经典文本《论语》也所有体现,在颜渊篇第八章中有言:“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在儒家思想中“仁”为君子之本体,即君子是“明明德之人”,而“文”则是“仁”之表现。“君子博学于文”的意思便是君子理解式地体验生活,从“文”中,也就是从生活中,发现自身,完善自身,在这种社会教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而此正是“仁”的表现。无“仁”则

无“文”,而无“文”则“仁”无以现,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同样,伽达默尔理解正是通过解释来表现,但就从文本诠释来说,读者解释文本的过程便是自身对文本理解的表现。伽达默尔在汲取了亚里士多德为了克服柏拉图僵化的“二元论”而提出了“形式与质料”思想,但是伽达默尔并不止步于仅仅将“形式”作为“质料”的表现,他更加突出的是一种动态的“一体性”。也就是说,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但这是一种“历史境遇”内的发生过程,而解释的同时也就是对理解的修正,从而深刻化理解,继而又完善了解释自身,这是伽达默尔极其重要的实践诠释学思想。他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借用“一体性”概念强调人类生活共同体,这为沟通不同人之间的差异化存在提供了可能,进一步说,是作为不同话语的逻各斯进行中介、融合的外在条件,这正是处于生活世界中的人的存在过程。

(二)从传统与现实的关系来看

伽达默尔提出了“前理解”的诠释学思想,这里就涉及到“效果历史意识”问题,他认为我们的理解总是建立在传统的基础之上,结合读者的现实境遇,这便是历史的效果。历史意识应当认识到理解的传统。理解的传统与现实结合,并不是一种僵死的循环,而是不断进步、不断超越的理解的诠释学循环,传统与现实的统一同样反映了伽达默尔“一体性”概念的内涵。同样,理解的诠释学循环是一般到具体的循环过程,因为由于时间的作用,当传统应用于具体现实时,这种结合同时形成了传统,对传统进行反思,“把一般的规范的理解应用于特殊的情况中才被具体化”。^[8]在这一方面,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有所涉及:其一,康德提及“共通感”概念,他认为:“必须理解为一个共同的感觉的理念,这就是一种评判机能的理念,这评判机能能在它的反思里顾到每个别人在思想里先验地表象样式,以便把他的判断似乎紧密地靠拢着全人类理性,并且由此逃避那个幻觉,这幻觉从主观的和人的诸条件—这些诸条件能够方便地被认为是客观的一对判断产生有害的影响。”^[9]同样,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也提及“共通感”一词,“共通感在这里显然不仅是指那种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通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

觉。”^{[1]25}正是基于“共通感”,康德认为反思判断力具有普遍性,伽达默尔认为反思理解的传统同时具有权威。“共通感”正是人类“一体性”的体现,这反映出了蕴含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的人文主义传统。其二,康德在“共通感”的基础上,对判断力进行批判,旨在向实践理性过渡,而伽达默尔通过呈现人类的“一体性”,旨在揭示人类教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践智慧,这恰是内在逻各斯能够引导此在的自我理解,并进行合理生活的关键所在。由此可见,伽达默尔援引康德“判断力”,并将其应用范围扩大至精神科学领域,外在目的是在于提出诠释学的本体化,而内在目的乃是为了通达“善”的实践智慧,这里体现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一体性”、反思意识与对象意识的“一体性”。由此可看出伽达默尔实践诠释学思想的连贯性,他力图恢复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思想,认为“行动者必须认识自身和决定自己,并且不能够让任何东西从他那里夺走这种职责。”^{[1]406}

(三)从读者、作者和文本三者的关系来看

伽达默尔以效果历史意识统领读者、作者和文本三者,因此读者、作者和文本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想中乃是一体的。读者通过理解内含在文本背后的作者视域,使其与自身视域进行融合,而文本作为中介,则起的是桥梁的作用。由于实践的殊异化作用,作者与读者处于不同的历史境遇之中,但在伽达默尔看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时间间隔以历史作为填充,而历史又具有“融合”之效果,而这一点,从狄尔泰的“生命”诠释学的“重新体验”概念中已有所表现。读者、作者和文本都被抛入历史之中,而效果历史意识乃是此在本身的思维状态,既是历史的,也是反思的。伽达默尔从存在本身出发,认为理解是存在状态,语言则是能够被理解的存在。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语言,但语言乃是隶属于人类共同体,是人类心灵的表达,有着共通的特性。伽达默尔提出“一体性”概念,内在地表明读者与作者乃是处于平等地位,这是对中世纪诠释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一方面这与诠释学的普遍性要求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理解的对象已由神圣文本转向世俗文本,这在伽达默尔的理解的问—答模式中已有所体现。伽达

默尔以语言为主线来阐明“一体性”概念,其目的在于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思考理解的真理,“一体性”的内涵正是揭示了一个完整的语言包裹着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对当代哲学作出实践哲学转向,即将目光由各种范畴所规定的存在概念投向了存在本身,伽达默尔顺着其道路,并以诠释学作为主体,用“一体性”指明了未来哲学的方向,即具有时间性的存在本身,这显示了一种“真正的”实践智慧,而与“一体性”紧密相关的概念则是“生活形式”。“生活形式”基于“一体性”,包含了人类的一切活动,“我们的生活形式具有你—我特性、我—我们和我们—我们特性”。^{[2]69}伽达默尔所主张的“生活对话”模式是源于对于古代修辞学的批判,柏拉图的整个思想都是以对话来作为探寻智慧和为他人除蔽的手段。但无论是苏格拉底的申辩,还是柏拉图的谈话,都更加凸显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主体地位,他们作为发言人,能够引导谈话结果的方向。而此体现的是谈话双方在谈话时的不平等地位,而伽达默尔虽也同样沿用“对话”模式,但要突出读者与作者的平等地位,这是其“视域融合”思想的合理内核。“一体性”概念将读者和作者置于同等地位,另外,值得注意的地方时,苏格拉底在申辩过程中,提及德尔斐神庙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旨在传达超出自身范围之外的理解便是一种“无知”,当然,这种“无知”,指的是容易导致偏见的发生,也正如苏格拉底本人所说的意思,只有诗人自己才能更好地理解诗歌。可以看出理解发生在自身范围之内对于伽达默尔的本体论诠释学的重要性,而承认自己的“无知”,正是读者和作者之间“对话”发生前提,否则对话就会由一方来主宰,或者是无法发生,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这是理解的“完满性预期”。承

认“无知”和对话的会产生开放性的结果深刻反映了“一体性”概念的内涵所在。

由此,可以说伽达默尔真正开启了对整个人类生活世界的诠释之门。存在的意义在于理解,而理解正是对“一体性”的反思,即对“生活世界”的反思。这既是未来哲学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当代科学理性不断扩张的警示。

参考文献:

- [1]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 [2] 伽达默尔,杜特. 解释学 美学 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M]. 金慧敏,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3] 伽达默尔. 友谊与团结[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5):501
- [4] 柏拉图. 理想国[M]. 郭 斌,张竹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5] 张能为. 理解的实践——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28-229.
- [6] 潘德荣. 理解、解释与实践[J]. 中国社会科学,1994(1):134.
- [7] 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207.
- [8] 乔治娅·沃恩克. 伽达默尔——诠释学、传统和理性[M]. 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16.
- [9] 康 德. 判断力批判[M]. 宗白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32-133.

责任编辑:李 珂